

清晨,推开窗户,看到窗外灰黑的武汉路变成了深黑,才知道:昨夜,成都下雨了。

昨夜睡得并不沉,一直迷迷糊糊的,中途还醒过两次,却一点也没听到雨的声音。成都的雨,就是这样,悄悄地下,静静地下,喜欢敛声隐迹,不愿打扰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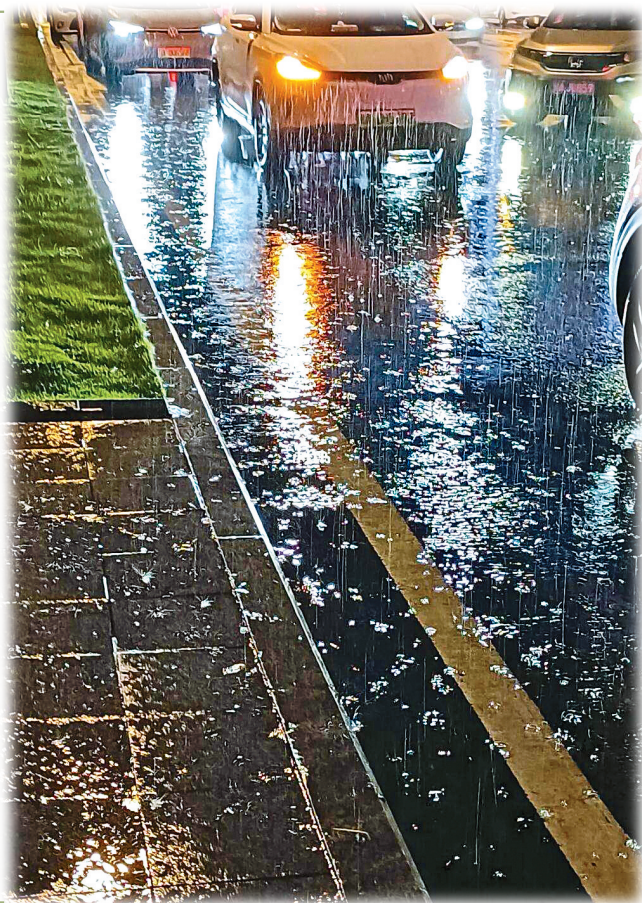
成都的雨,多是夜雨。夜,一寸一寸地向前走,天黑黑的,沉静着,看不清是什么表情。丝丝微风吹拂,撩起窗帘一角,缕缕凉意潜入室内,凉爽里有浓浓的潮。这样的夜,多要下雨。

然而,雨并不是马上下,要等到大家都入睡了的深夜,才姗姗来迟。有时,雨与夜一样沉静,几乎没有声息,恍惚床上沉睡的婴儿若有若无的鼻息,恍惚地球停止转动后世间万物了无生机的死寂,要不是偶有一丝水汽渗入鼻腔,真不知窗外在下雨。有时,有轻微簌簌声,仿佛蝴蝶聚集扇动翅膀,仿佛微风吹过竹叶、树叶,不了解成都的人,很难辨别夜在做什么。有时,是略大的簌簌声,好像船工提起的篙竿一下下落入水中,好像聚在一起的许多人压低声音的争吵。不用说,任何人都知道正在下雨,雨正在清洗成都的房屋、路面、树木,正在滋润成都的一切。

很奇怪,雨多在天亮前便悄然停止。夜雨虽歇,痕迹还在。不管感没感觉到水汽渗入鼻腔,不管听没听到簌簌声、簌簌声,天亮后都可看见夜雨的身影。灰黑的马路湿漉漉的,已变成深黑,车辆驶过,车轮周边弥漫着一圈水雾。路边的树被夜雨洗得干干净净,显得格外绿,绿得发亮,亮闪

成都的雨

□文\图 庞雨



闪的,亮得晃眼。空气中弥漫着夜雨留下的清新、清爽,令人神清气爽。

成都的雨,常是微雨。天,灰蒙蒙的,灰色越积越厚,灰色里夹杂着淡淡的白色。四川农谚说:有雨天边亮,无雨顶上光。看着天边的灰色里夹杂着白色,就知道快要下雨了。

果然,雨悄无声息地来了。有时,雨似雾气,飘飘忽忽。说是雾,但比雾更湿,说是雨,却若鸿毛、柳絮,风一吹,便飘摇横飞,向上翻飞;雨与雾纠缠,雨里有雾,雾里有雨,分不清哪是雨,哪是雾。有时,

雨细如牛毛,若有若无。走在雨里,几乎感觉不到雨,只有一丝丝凉意拂过脸颊;多走一会儿,衣襟衣袖上积起雨丝,仿佛洁白的绒毛,亮晶晶的。有时,雨若丝线,淅淅沥沥。撑着雨伞,雨丝缀在伞面,轻轻的,柔柔的,仿佛如兰吐气;要很一会儿,伞沿才会积起雨滴,雨滴缀满伞沿,有的大,有的小,一滴一滴,仿佛珍珠。有时,雨会稍大一点,轻轻地敲打房舍、路面、树木,敲出一片迷人的雨声;不多一会儿,雨水便将成都的一切洗得干干净净,靓丽迷人。

连绵的微雨,包裹着成都,浸

润着成都,塑造着成都。成都的方方面面,成都人的性格特征,都有微雨的印痕,比如温柔、婉约、平静、沉稳,比如说话有点“嗲”,走路慢吞吞,做事不慌不忙、有条不紊……

唐肃宗上元二年(公元761年)春天,杜甫在成都浣花溪畔的草堂,遭遇了成都的夜雨、微雨,有感而发,写下了《春夜喜雨》一诗。虽诗题明确是春雨,但诗里的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,一千多年来,一直是成都的雨最形象、最准确的描绘。

唐末五代时期的词人毛文锡,曾久居成都,《赞成功·海棠未坼》一词里也写到了成都的雨:“昨夜微雨,飘洒庭中,忽闻声滴井边桐。”依然是夜雨,依然是微雨。只不过,这夜雨、微雨,比杜甫笔下的成都的雨要大一点,不是“细无声”,而是“声滴井边桐”。

当然,成都也有暴雨、急雨。有一次,从春熙路上地铁3号线时,还烈日当头;走出5号线锦城湖站时,却一下子走进了黑夜,黑云低得压着了头。急匆匆地往铁像寺水街边的家里跑,跑到半路上,雨就下了起来,只好躲入路旁的商家。雨又快又猛,只是一瞬间,路面上便积雨成河,雨粒砸在路面仿佛砸入河里,水泡鳞次栉比,挤挤挨挨,仿佛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。后来看新闻才知道:当天,成都很多地方积雨成湖,天府新区尤甚,有好事者甚至在天府大道划起了橡皮艇。

但我喜欢的成都的雨,一直是成都的夜雨,成都的微雨。

在我心里,成都的雨,一直都是夜雨,都常是微雨。

香如故

□张元静

风送来旧时的凉
荷叶泊着未寄的句子
鱼影穿过云的碎片
香浓时,想起那年
你提起裙角跑过田埂

满塘清白
鱼在水下捻动佛珠
数着,数着,把我们
数进一圈圈荡开的圆满

脚步、信、名字
洗尽了,晾在荷叶上
重逢不是见到你
是见到那个
闻香停下的自己

◎三汇铁货市场

我怀揣二两生铁,走街串巷
浑身叮当作响,如提着一溪溪流
铁货市场,镰刀没了,锄头没了
所有硬家伙都没有了
只剩下炉火,舔舐着人间
这个世界就突然软了下来
天空真是一口好锅
背负所有的黑白
时间的砧板上
刀剑也慢慢弯成了一柄月亮

◎同学

幸好,我们还能坐在一起
把龙门阵、废话
聊成了半生的注脚
白发悄悄临阵退缩,如一名变节者
聊着聊着
我们就成了生活的哲学家
仿佛在一瞬间,悟透了所有
“对于下一次相聚,

我没有绝对的把握。”

◎三汇火车站

偏爱火车
高铁与飞机太快
不过几日,识别系统就认不出我了
刷了三遍,才肯把我放行
检票进站,如同落荒而逃
火车比以前稳了很多,但提速不少
为了避免过快,我背朝远方而坐
一个人孤独久了,连送行都嫌热闹

◎在土祖巷理发店

打理发发
如同打理纷乱黄昏
推子像剪草机一样
一下剪掉了红尘烦恼
我捂住生命里的每一个黑夜与白昼
黑发如擅自撤退的士兵
青春终究不敌时间,那些白发
在黄昏纷纷倒戈
我的头顶已兵临城下

三汇笔记(组诗)

□胡建国